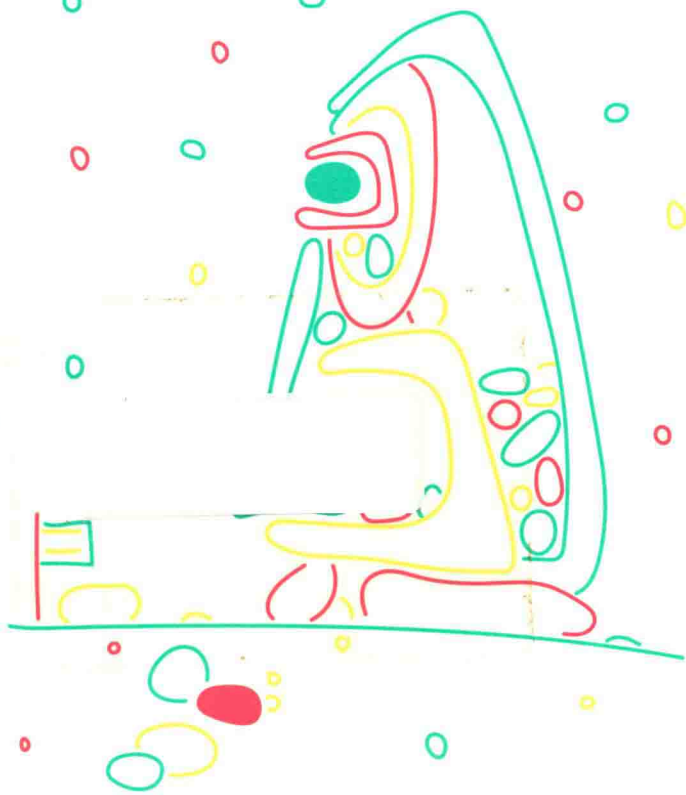


冯内古特黑色幽默作品集

欢迎来到猴子馆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王宇光 译



WELCOME TO THE MONKEY HOUSE | KURT VONNEGUT

中信出版集团

WELCOME TO THE MONKEY HOUSE | KURT VONNEGUT

冯内古特黑色幽默作品集

欢迎来到猴子馆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王宇光 译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欢迎来到猴子馆 /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著; 王
宇光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7
书名原文: Welcome to the Monkey House
ISBN 978-7-5086-6994-6

I. ①欢… II. ①库… 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4106号

WELCOME TO THE MONKEY HOUSE by Kurt Vonnegut

Copyright © 1950, 1951, 1953, 1954, 1955, 1956, 1958, 1960, 1961, 1962, 1964, 1966, 1968 by Kurt
Vonnegut, Jr.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hu Chen Book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al Pres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欢迎来到猴子馆

著 者: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译 者: 王宇光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4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版 别: 核 准 字 号 (2013) 第 352 号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京 朝 工 商 广 字 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994-6

定 价: 48.00 元

图书策划: 楚尘文化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 001 前言
- 005 我生活的地方
- 012 哈里森·伯杰龙
- 021 这回我是谁?
- 038 欢迎来到猴子馆
- 062 漫漫路直到永远
- 073 福斯特的投资组合
- 092 迷娘
- 109 国王的全部马
- 133 汤姆·爱迪生的蓬毛狗
- 142 新词典
- 151 隔壁
- 163 更华美的宅邸
- 179 海恩尼斯港故事
- 196 流离失所的人
- 210 巴恩豪斯效应报告

- 228 电欢喜
- 248 回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
- 266 工厂里的鹿
- 284 谎言
- 302 不可穿的身体
- 320 谁也管不了的孩子
- 337 载人导弹
- 351 艾皮凯克
- 361 亚当
- 372 明天，明天，明天

前言

来了，小库尔特·冯内古特短篇作品的一个回顾展。冯内古特还跟我们在一起，我还是原来那个冯内古特。德国的某个地方，有一条名为冯内的小溪，那是我这个奇怪名字的源头。

我是1949年开始写作的。我是自学的。我没有什么写作理论能帮助别人。写作时我只是成为我似乎必须成为的人。我身高六英尺两英寸，体重接近两百磅，协调性很差，游泳时除外。写作靠的就是这团寄存的肥肉。

在水里我很美。

我爸爸和爷爷是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建筑师。我正

是在那里出生的。我的外公在那里有一个酿酒厂。他的啤酒在巴黎博览会上赢了块金牌。他的啤酒叫利伯啤酒。秘密因子是咖啡。

我唯一的兄弟比我大八岁，是个成功的科学家。他的专业领域是与云朵相关的物理学。他的名字是伯纳德，而且他比我搞笑。我记得他写给我的一封信。当时他的第一个孩子彼得刚刚出生抱回家。“我在这里，”信的开头写道，“把每样东西上的屎擦掉。”

我唯一的姐妹比我大五岁，四十岁时死了。她身高也超过了六英尺，大概超了一埃米。她的长相有仙气，也优雅——无论是水中还是陆地上。她是个雕塑家。她的施洗名是“爱丽丝”，但她否认她是爱丽丝。我同意。人人都同意。也许哪天做梦我会发现她的真实名字。

她的遗言是：“不痛苦”。这是很好的遗言。杀死她的是癌症。

现在我意识到，我的哥哥姐姐说出了我的小说的两个主要主题：“我在这里把每样东西上的屎擦掉”“不痛苦”。为了支撑小说写作，我也写一些卖钱的东西，这本书的内容就是那些东西的样本。这是自由经济结出的果实。

我以前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公关部工作，后来成了自由职业作家，写的是所谓“光鲜杂志上的虚构作品”，许多是科幻小说。这个转变有没有使我在道德上提升，我还没准备好谈。这是我打算在审判日问上帝的一个问题——另一个要问的是我姐姐的真实名字。

那挺有可能就是下星期三。

那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一个大学教授了。当时他正要钻进他的奔驰 300SL 超能轿车。他向我保证，公关人员和光鲜杂志作者同样邪恶，都为了钱毁掉真理。

我问他，最最低等的小说是什么，他告诉我：“科幻小说。”我问他那么着急去哪里，原来他要赶一班喷气机。次日早晨他要在现代语言协会的一个会议上发言，地点是火奴鲁鲁。火奴鲁鲁在三千英里以外。

我姐姐抽烟很厉害。我爸爸抽烟很厉害。我妈妈抽烟很厉害。我抽烟很厉害。我哥哥以前抽烟很厉害，后来他戒了。这是个奇迹，就像耶稣变出饼和鱼。

有一次鸡尾酒会，一个漂亮姑娘走过来问我：“最近你在做什么呢？”

“我在用香烟自杀。”我回答。

她觉得这话还算好笑。我不觉得。我觉得，我这么轻蔑生命，在致癌棒棒上这么吮吸，是很丑陋的。我抽的牌子是泡儿·沫儿。真正的自杀者叫它泡儿·沫儿。半吊子的叫它佩儿·梅儿¹。

有个亲戚偷偷写了本我们家的家史。他给我看了一点。他对我谈到我的爷爷（那位建筑师）：“他四十几岁死的——我认为他

1 佩儿·梅儿，原文为 Pell Mell，是品牌 Pall Mall 的谐音。pell-mell 在英文意为急就章。——编注

离开这里也挺高兴的。”当然了，他说的“这里”指的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生活——我对生活也有同样的胆怯。

公共健康的权威们从没提到许多美国人抽烟很凶的主要原因。答案是：抽烟是一种相当确定的、相当光荣的自杀方式。

我曾经希望离开“这里”，这很不光彩。我不再想离开了。我有六个子女，三个是自己的，三个是我姐姐的。他们都很出色。我的第一次婚姻挺成功的，现在继续成功着。我的妻子仍然美丽。

我还没见过哪个作家的妻子不美。

为了向这成功的婚姻致敬，我在这本集子里收进了一篇光鲜得肉麻的爱情故事。它发表于《女士家居》，上帝救命，杂志起的标题是“漫漫路直到永远”。我原本起的标题，我想，是“要命的难搞”。

故事描述了我和我未来的妻子度过的一个下午。可耻啊，可耻，收进了一段来自妇女杂志的生活场景。

《纽约客》曾经提到我的一本书——《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说它是“一堆自恋的傻笑”。本书可能又是一堆。也许，把我想象成白石姑娘对读者有帮助：她穿着睡袍跪在一块石头上，要么是在找米诺鱼，要么是在爱慕自己的倒影¹。

1 白石姑娘：指白石（White Rock）矿泉水瓶子上印的一幅画，画中，一个姑娘穿着睡袍跪在水边一块白石头上；米诺鱼有“无足轻重的事物”的意思。——译者注（以下如无特殊标注，均为译者注）

我生活的地方

最近，一个百科全书推销员来到一栋房子前。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图书馆建筑，可爱的斯特吉斯图书馆，位于科德角北岸巴恩斯特布尔村。推销员向容易紧张的馆员指出，图书馆最新的通用工具书是1938年的《大英百科》，最老的是1910年的《大美百科》。他说，1938年以来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像是青霉素、希特勒入侵波兰。

馆员建议他找图书馆理事谈谈这个震惊的发现。他拿到了他们的姓名地址。名单上有卡伯特，一个洛厄尔，一个基特里奇，还有另外几人。馆员告诉他，在巴恩斯特布尔帆船俱乐部有机会一举截获几个理事。于是他开进窄窄的帆船俱乐部路，磕到一串

可怕的突起物，差点扭断了脖子。建这种突起物的意图是阻止开快车的司机，如若可能，干掉他们。

他想喝一杯马蒂尼，担心吧台不招待非会员。他吃惊地发现俱乐部只是一间棚子，十四英尺宽，三十英尺长，马萨诸塞州的一抹欧萨克¹色彩。棚里有一张变形到滑稽的乒乓球桌，一个金属线编的失物招领篮子，装着沙乎乎的、香喷喷的东西。还有一架立着的钢琴，许多年来挡住了天花板的一道漏缝。

没有吧台，没有电话，没有电，也没有会员。最厉害的是港口里没有一滴水。潮水最高能到十四英尺，现在完全退了。所谓的帆船，老式的木质“罗兹18”“甲虫猫”，几艘“波士顿捕鲸者”，歇在港口裸露的蓝棕色烂糊上。成片海鸥和燕鸥在烂糊间嘶叫，冲里头可能有的吃食嘶叫。

外面也有几个人，在沙脖子边缘，挖肥得像鹧鸪的蛤蜊。沙脖子海滩是条十英里长的沙带，把冰冷的海湾挡在港口外。还有鸭、鹅、苍鹭等等水禽簇拥在港口西面的大片咸沼里。港口的狭窄入口旁边，一艘龙骨六英尺长的来自马布尔黑德镇的小船侧躺着，等着海水回潮。她真不该来巴恩斯特布尔村，那种有龙骨的船不该来的。

推销员很沮丧，无视四下的粗野之美，吃午饭去了。这是新英格兰最繁荣的郡，巴恩斯特布尔郡，而且是旅游业繁荣，他有理由

1 欧萨克山在密苏里州。

期待吃饭的地方略带奢靡。可他却只能坐在一张铬凳上，倚着福米加塑料柜台。巴恩斯特布尔新闻便利店是一家很不可爱、很没殖民味的店，还是欧萨克的味道，就像一家欧萨克百货店。这里的座右铭为：“是好东西我们就要，不是好东西我们就卖。”

吃完午饭，他再次动身寻觅理事，得知可去村博物馆找找。博物馆在那个老旧的海关署砖房里。房子本身就是对那段远去时光的怀念：港口里泊着大船，而不是塞满了蓝棕色的烂糊物。房子里没有理事，展品无聊得要命。推销员觉得乏味到窒息——巴恩斯特布尔郡的偶然访客们普遍遭遇的痛苦。

他祭出对付乏味的老方子，跳进车子，驰往科德角的商业心脏海恩尼斯，找鸡尾酒吧、汽车旅馆、保龄球馆、纪念品店和比萨店。他在名叫“玩场”的迷你高尔夫球场里摆脱了沮丧。那时，那球场有一种悲惨的、叫人发狂的特征——典型的科德角南岸屠宰场的味道。球场原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草坪，机巧的小桥和软木粒球道的正中间，立着一辆谢尔曼坦克。那是在创业气氛还稀薄的单纯岁月里立下的，供人缅怀“二战”老兵。

这个纪念物后来换了地方，但还在南岸，终将再次湮没于轻慢之中。

若是设在巴恩斯特布尔村，坦克的尊严将牢靠得多，但村子永远不会接受。村子有一项政策：永不接受任何东西。这做法有个可喜的结果：村子变化的速度和象棋规则变化的速度一样快。

近年村子的最大变化出现在投票站。一直到六年前，民主党

和共和党的票站监督都是共和党人。现在民主党的票站监督是民主党人。到目前为止此次革命的后果尚未如预期般那么可怕。

传统的另一断裂关乎本地业余剧社“巴恩斯特布尔喜剧俱乐部”的财务部。俱乐部有一位财务，生怕俱乐部愚蠢地把钱花光，三十年里每个月都很愤怒，拒绝说出账面余额。去年他辞职了。新的财务公布了余额，四百美元零几分。会员全花在一块新幕布上了，布的颜色是跟坏掉的鲑鱼一样的肉色。碰巧，这块尸碱布首次亮相于《凯恩号哗变》的演出。剧中的奎格船长没有神经质地在手里转着钢球了。他们去掉了钢球，因为认为有性暗示。

另一大变化发生在约六年前：人们发现金枪鱼是可以吃的。巴恩斯特布尔的渔夫总是叫它们“马鲛鱼”，抓到一条骂一次。他们咒骂不停，把鱼砍死然后扔回海湾，算是对其他马鲛鱼的警告。出于勇敢，或就是因为笨，金枪鱼并没离开，才有了现在劳动日后的“巴恩斯特布尔金枪鱼德比”节。选手从东海岸各地而来，携带的渔竿线轴大如法院大钟。村民一直疑惑他们到底干什么来了。他们什么也没钓到过。

还有一件事尚待村民发现并适应，即吃了贻贝不会立即死亡。巴恩斯特布尔港到处充塞着贻贝。从来没人去动它们。忽略它们的一个原因大概是港里富产的两道美味，弄起来都简单得多——银花鲈鱼和蛤蜊。要弄到蛤蜊，只需退潮时随便在哪儿刮一刮。要弄到银花鲈鱼，跟着鸟走，找圆锥形的鸟群，在圆锥指向的位置放下诱饵，银花鲈鱼会在那里进食。

未来还会怎样？有一件：经过这场贪婪、粗俗的繁荣之后，没几个科德角村民有机会保持灵魂无损。H. L. 门肯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从未有人因为高估美国人的粗俗而破产。”现在，科德角粗俗化进程中产生的财富当然印证了此话。但巴恩斯特布尔村的灵魂还不至于湮灭。

单说一点，它不是那种空村子：什么东西都出租，冬天一半房子空着。多数人全年居住，多数人不老，多数人工作——木匠、推销员、石匠、建筑师、老师、写作者，样样都有。这是个无阶级社会，有时热情而感伤。

这些住满的房子，常常被白蚁和干腐菌蛀空，却很好地维持了上百年。内战结束以来，它们在主街两侧建起，挤得满满的。发展商几乎找不到地方发动他们虔诚的攻掠。西边有一片看似巨大的绿草地，但只是咸沼，蓝棕色烂糊上的一层盐草而已。顺便说一句，1639年，正是这片土生盐草吸引了普利茅斯来的定居者。这片沼泽间有小船可入的深溪，没人能在这里造房子，除非他们疯了。每逢朔望来潮，沼泽就没人水中，能站一人一狗，不能再多了。

投机者和发展商一度激动地打算改造沙脖子海滩，就是港口北界那壮观沙丘的细长边缘，有丑怪的死树林子立在那儿，先是被沙子埋死了，后又露了头。外侧的沙滩，在任何方面都令墨西哥的阿卡波克沙滩自惭形秽。同样意外的是，那儿的浅井能打出淡水。感谢上帝，本地政府把沙脖子海滩全买下了，除海港出口

那儿的尖端以外，沙脖子海滩被弄成了公园，永远别想开发了。

沙脖子末端，就是政府没接管的那块地，有一处房宅，聚拢在废弃灯塔的周围。过去水量足够时，大船进出需要那个灯塔。前往那处褪色的劣质房宅只能靠船或沙滩车。没有电，没有电话。那是个私人园地。沙脖子海滩末端离巴恩斯特布尔村不到一英里，许多村民会去那里休假。

巴恩斯特布尔村有一种古怪味道，时代错乱，轻度排外，迷人，颇配得上“真科德角人的最后堡垒”之名。只是有一点：村里几乎没有人是出生在科德角的。正如矿物缓慢取代有机物最终形成了石化木，从埃文斯通、路易斯维尔、波士顿、匹兹堡和只有上帝知道的其他地方来的人缓慢取代真正的乡村扬基人，形成了今日石化的巴恩斯特布尔。

倘若真科德角人从教堂墓穴里坐起身来，踢开刻着漂亮字的石板墓碑，出席巴恩斯特布尔村公民协会的会议，他们将赞成会议的做法。每一份提案提交到这个组织，都经过热烈辩论后投票否决，只有一个例外，即为援救车购买新的汽笛。汽笛的声音是“哔——哔——哔”，不是“喽——”，保证三英里外能听见。

顺便说一句，图书馆现在也有了新的《大英百科》和新的《大美百科》。这项购置没费什么劲儿，因为图书馆有的是钱。不过，孩子的成绩和成年人的谈话仍未见明显的改善。

村子为了自己而存在，不是为了路人，它颇擅长驱使游客赶往别处的天堂。所以来访者拼命寻找可喜之物。若想迅速见识这

里的好处，访客可前往主路上的圣玛丽教堂。这座教堂拥有全美最迷人的教堂花园，但此事在哪儿也没报道过。花园是单靠一个人建成的，即圣公会牧师罗伯特·尼科尔森，一个好人，年轻时就死了。

有一次，在村子的鸡尾酒会上（村民确实喝很多酒），尼科尔森神父同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和一个犹太人谈话，想找一个词描述巴恩斯特布尔的总体精神。他找到了一个词，“我们是德鲁伊。”¹他说。

(1964)

1 德鲁伊 (Druids), 凯尔特文化中的祭师, 传扬灵魂不灭及轮回转世。

哈里森·伯杰龙

2081年，终于人人平等了。不只是在上帝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所有方面都平等。没有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好看。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强壮或敏捷。这一切平等源自宪法第211、212和213修正案，源自美国助残总会¹会长手下警员的不停警戒。

但生活里的事情仍不尽完善。例如，春天将至的四月还是使人狂躁。正是在那个黏湿的月份，助残总会的人带走了乔治·伯杰龙和黑兹尔·伯杰龙夫妇十四岁的儿子——哈里森。

1 该处为作者杜撰的机构。——编注